

【台積心築藝術季——桂冠上的靈光·諾貝爾文學獎講座】6之6

聶魯達的詩路

——1971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聶魯達

在翻譯工作上，有哪些特殊考量？「翻譯要忠誠，但不一定忠實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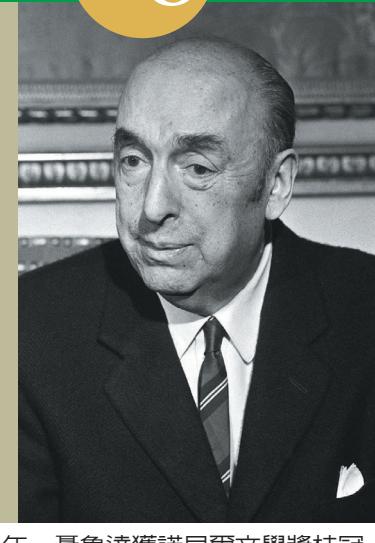
張淑英幽默引用馬奎斯對愛情的態度回答，
馬奎斯曾說：「不一定要忠實，但一定要忠誠」……

◎張淑英／主講

楊佳嫻／主持 詹佳鑫／記錄整理

主辦單位：台積電文教基金會

協辦單位：聯合報副刊、清華大學藝術中心



1971年，聶魯達獲諾貝爾文學獎桂冠。

講座開始前，幽靜的禮堂環繞著低沉而深情的異國嗓音，那是聶魯達（Pablo Neruda, 1904-1973）朗誦自己的詩作〈我喜歡你不說話的時候〉（Me gustas cuando callas）：「彷彿你的眼睛從你身上飛走／彷彿一個吻將你的唇封住／讓我也用你的沉默跟你說話……」戀人們以唇抵唇，感受而不言說，那樣安靜的戀愛片刻，詩人用一首首跌宕起伏的詩歌，吟誦出情愛纏綿的漫長一生。

女人、三宅與流浪

楊佳嫻首先開場，聶魯達對台灣讀者來說，可謂最熟悉的當代西語詩人。台灣讀者對聶魯達詩作較不陌生的原因，一部分是接觸陳黎翻譯過來的詩人面貌，一部分是透過相關電影的轉譯呈現，如《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》、《郵差》等，打開了中文世界讀者的另一扇視窗。今天將由專研當代拉美文學與電影的張淑英教授，簡介詩人生平背景、賞析詩作，帶給聽眾西語文學的概念與研究心得，試圖勾勒出聶魯達的詩路輪廓。

1904年聶魯達於德慕科（Temuco）出生，張淑英笑說，聶魯達其實已113歲，她計算到講座當天，因只要有讀者繼續閱讀詩作，詩人就未完全死去。聶魯達一生與三個女人結過婚，分別是1930年瑪璐佳（Maruca）、1943年德莉亞（Delia del Carril）與1966年烏魯蒂雅（Matilde Urrutia），但其實他生命中的女人不下三個。聶魯達《船長的詩》即常被討論究竟是寫給誰？後來許多女人出來爭奪「記憶的主權」，讓在場聽眾詫異大笑。

張淑英放映幾張聶魯達「三宅」的相片，「三宅」是聶魯達在智利的三棟船屋，分別位於賽巴斯提安那（La Sebastiana）、黑島（Isla Negra）和市區的巧思宮（La Chascona）。詩人親自布置船屋，在裡頭書寫許多情詩，而這「三宅」也是聶魯達前後與瑪璐佳、德莉亞與烏魯蒂雅三個女人同居之所在。

聶魯達二十三歲出任外交官，1945年加入智利共產黨，1949-1952年在歐洲漂泊流亡（義大利卡布里島），後來又造訪印度、中國，更親歷了歐陸的二戰烽煙、南美洲的革命激情，還會被流放。張淑英說，文人看似最沒革命行動力，但透過筆尖，那樣的政治滲透是無遠弗屆的。1971年，聶魯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。1973年智利政變，阿言德自殺，聶魯達病逝。2013年4月，詩人逝後四十年還被掘墓驗屍，只因為了確認究竟當時是死於投毒，抑或癌症。



2004年7月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、智利名詩人聶魯達百歲冥誕，他故居所在的法耳巴拉索市舉辦了盛大的詩歌節，由他的仰慕者在近兩千公尺長的紙上寫了很長的一首詩，擺在市中心。（圖／本報資料照片）

豐富的詩歌面向

張淑英簡介聶魯達詩歌的創作面向：少年浪漫與現代主義時期的《情詩二十首與一首絕望之歌》（1923）、超現實主義時期的《地上的寓所》（1935）、融合超現實與寫實技巧描寫美洲的《漫歌》（1950）、歸返柴米油鹽醬醋茶的《元素頌》（1954），還有回顧一生的自傳《回首話滄桑》……

楊佳嫻反思，1904年林徽音出生，張我軍則生於1902年，很難想像他們和聶魯達是同一時代的人，可能因小時候讀譯本的關係，時空感兜不起來。聶魯達開始寫詩時，正好是中國的五四運動，這樣一對照座標，彼此的位置就浮現了。楊佳嫓回憶，台灣詩人李宗榮也曾翻譯過聶魯達，和陳黎的譯本感覺不太一樣。她笑說，當時讀到聶魯達的《一般之歌》，覺得詩題新鮮，到底什麼叫「一般之歌」？這樣不可解的詩題帶給她陌生的美感，彷彿一團光暈籠罩著生命裡某些細微不可名狀之物，後來自己寫了一首同名作品，作為致敬。

張淑英說，《一般之歌》也譯為《漫歌》（1938-1950），共15部分，231首，總計約15000行，是

美洲大陸最長篇幅的詩歌。當時聶魯達在黑島（Isla Negra），前後寫作了十一年，其中〈瑪丘比丘之巔〉從古老的美洲大地寫起，跨越疆界，綜覽美洲的自然景觀與原住民歷史，亦隱含對歐洲殖民者的控訴。馬奎斯《百年孤寂》曾寫道：「世界太新，很多東西還沒有名字，必須用手去指。」呼應了聶魯達〈瑪丘比丘之巔〉裡「手指」的命名意象，殖民者的統治暴力激起了美洲人的身分認同意識，馬奎斯即曾在諾貝爾獎的演講稿〈拉丁美洲的孤寂〉特別向聶魯達致意。

或許「情詩」是大眾口味，較能引發讀者共鳴，這次發給聽眾的詩作多為此類。楊佳嫓說，其實聶魯達有一部分慷慨激昂的政治詩，較少被引介。只是他的政治詩像直白宣言，這和主題的呈現有關。楊佳嫓舉台灣詩人鴻鵠的作品為例，在反映政治或社會現實時，發現回行變少，且若要帶上街頭，詩人會再調整詩的節奏，改成呼告式語言，依時依地呈現詩意效果。

情詩的反覆與決絕

回到情詩，張淑英朗誦聶魯達的一行詩〈我的靈魂〉（"Mi

alma"）：「我的靈魂是黃昏裡空蕩的旋轉木馬。」當眾人歡快地在遊樂園嬉鬧，詩人眼中只有寂寞，徒勞地旋轉又旋轉……這樣與眾不同的眼光，或可銜接到聶魯達年輕時寫下的〈淚眼告別〉（"Farewell y Los sollozos"）：「為了不讓任何東西使我們牽掛／就不要讓任何東西將我們結合……我喜歡船員們的愛情／親吻後就別離……一個夜晚，與死亡共寢／睡在大海的床上」。楊佳嫓回應，這樣的告別主題，在中文世界是鄭愁予的專長，如〈水手刀〉：「長春藤一樣熱帶的情絲／揮一揮手即斷了」，白話來說就是不給承諾，但詩人總能用唯美的句子婉轉表現。

聶魯達名作〈今夜我可以寫下最悲傷的詩篇〉：「我已經不再愛她，是的；可是也許我仍愛她／愛情是如此短暫，遺忘是如此漫長……」暫且抽離纏綿繾綣的情詩氛圍，張淑英從「文法」的角度談論此詩。詩中寫到曾經愛、還在愛、不知道還愛不愛……種種反覆的糾結與徧徨，表現出詩人惆悵的心緒。張淑英揣摩詩中的文法，因西班牙語有「不完全過去式」，在譯成中文時，許多細微處難以分析，她幽默地說：「可以用這首詩來教文法了。」

除了情意甜美的詩作，聶魯達也寫出〈鰐夫的探戈〉，表達對太太的遺憾與不滿：「再一次我又回到孤單的寢室／在餐廳裡吃著冷食物，再一次／我把褲子和襯衫丟到地上／我的房間裡沒有衣架／牆上也沒有任何人的肖像／要與你復合我心中滿是陰影／那些月分的名字恰似對我恫嚇威脅／冬天這字兒，盡是灰暗陰鬱的鼓聲」。藉由日常生活意象的鋪敘，詩人在回憶之中向愛人道別，其中或有不捨，詩人卻表現出強烈的決絕，也讓讀者窺見詩人面對情愛果斷的一面。

楊佳嫓向張淑英提問，在翻譯工作上，有哪些特殊考量？「翻譯要忠誠，但不一定忠實。」張淑英幽默引用馬奎斯對愛情的態度回答，馬奎斯曾說：「不一定需要忠實，但一定要忠誠」，好比很多人給畫家畫肖像時說：「不像本尊沒關係，但至少要好看。」——就詩的翻譯而言，這說法是合宜的。翻譯是各師各法，時而「叛逆」，永遠的難題。楊佳嫓以魯迅為例補充，魯迅在翻譯作品時，往往不會譯成通順的中文，反而保有感受上的斷裂與新鮮。這樣怪異的翻譯評價誠然見仁見智，只是譯作有時也會反過來影響中文本身，轉化為活潑新穎的語言形式。



鹽可醃製聲音

◎馮傑 文·圖

一隻母雞不孵蛋了，牠有想法了，牠想孵小雞，叫落窩（落讀lao）。幾天後這隻母雞得寸進尺，還要學公雞打鳴，言行就顯得越位了，主人家是斷不能容忍的。

在鄉村風俗裡，母雞打鳴是一種不祥之狀，從古相上說是母雞司晨，我姥爺說，史書上有「牝

口語「落窩」一詞的另釋

，我姥姥會從瓷罐裡捏幾撮大鹽，掰開雞嘴，喃到雞嘴裡。鹽的出現便有了奇效。

鹽是壓制聲音的一種晶體物質，聲音是什麼物質？我一直想得不恰當。知道鹽的成分能化解聲音。

平時村裡如有青皮後生罵人，會有大人教訓說，「嘴他一嘴鹽！」

鹽可醃製鄉村垢語。

多年之後，我見到一個詞，「瓠蘆」帶有古意，白話解釋就是「醃瓜」。

海邊

◎落蒂

老人站在海邊
危險啊！一位年輕的軍人說
彷彿遠方的砲聲

老人又更近海一些
危險啊！另一位年輕的軍人說
彷彿昔日的槍聲

老人回頭一看
岸上只有自己長長的投影
還有一些自己零亂的腳印

家書

◎黃春美

第一次寫信是小學五年級，那時四叔去外島服兵役，寫信回家報平安，祖母要我讀信，也要我回信。

往後，都是如此。回信時，通常是祖母口述，我依她的意思寫，有時也加上自己的生活日常，比如考試名次、畫畫或書法比賽成績等等。祖母的話很多，但概括內容不外是每頓飯要吃飽，衣服要穿暖，身體要照顧好，家裡大小都平安不要掛念。最後還會叮嚀我在信末一定要加寫「勿忘盡忠報國」。

四叔只大我十歲，國小畢業就到南部學打石，直到服兵役。他很少回家，但家裡狀況十分清楚，例如，父親嗜賭愛酒，生活自在逍遙；家裡月月不斷循環的賒欠還債；大妹多病，經常看醫生，吃藥像吃飯般日常。我每次去信都相信四叔在軍中真的會「盡忠報國」，然而，懷疑他是否相信家裡大小都平安？

大妹是只藥罐子，但是，小妹於我，卻比大妹棘手，她動不動就哭，哭被誰打了，哭這裡痛那裡痛，日日哭，彷彿一日不哭，便不是我家小妹。有一次，她蹲在廚房水缸前哭，哭肚子痛，不停地哭，哭了好久，哭到陽光斜進屋子，照得她滿臉通紅還在哭。大人都不在家，我安慰她說，你哭和不哭，還是痛啊，乾脆不要哭，媽媽快下班了，晚上會帶你去看醫生。小妹仍是哭，號啕的哭聲像是深夜時，狗的嗷嗚哀鳴，那麼長，那麼淒厲，哭得我心浮氣躁，失了耐性，直想破口大罵，要罵什麼自己也不知。結果，那晚小妹闖尾炎住院開刀，我內疚，卻莫名。

然後是母親，也是闖尾炎，忘了事隔多久。

母親住院期間，虛弱得連擤鼻涕都要靠我幫忙，整整一個月，身體無法康復。我後來才聽母親說，肚子悶痛已久，以為沒什麼，忍著繼續成衣廠的熨燙工作，直到自己承受不了，臉色有異，祖父發現，要父親帶她到醫院檢查，結果延誤就醫，引致腹膜炎。

諸如這類焦躁厭煩事，大約是在四叔當兵期間發生，而「家裡大小平安」彷彿是家書的格式，祖母、四叔與我之間，一個說得那麼順暢，一個寫得那麼自然，一個也許也讀得心安。

信件來來回回，四叔說天氣，說軍中生活，說一切好勿牽掛。而我仍一次一次照著祖母的意思寫上飯要吃飽，身體要照顧好，家裡大大小小都平安，勿掛念……

一次晚上，我主動寫信給叔叔，因為祖母哭了。祖母向來強悍，只在三叔車禍過世，祖父生病過世時哭過。

那天傍晚，鄰居阿明家纏著小腳的阿祖，從她住處穿過稻埕一步一步晃進我家。她進大廳，邊喊祖母的名字，邊往廚房走去。那音色顯然不太友善，我於是跟去。祖母原本坐在門口，就著光線縫補，聽了阿祖的喊叫，忙起身拉出飯桌下的長椅條，請阿祖坐。然而，不等祖母把椅條擺正，阿祖就問，你地租什麼時候要繳，拖很久了。祖母請阿祖坐下，阿祖不理會，一手扶著後門，一手叉腰，怒視著祖母。祖母直說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，阿祖仍不斷質問。平時口才極佳的祖母，連話都說不完整。我看了很難過，也好奇最後會是怎樣，乾脆蹲在大灶前燒熱水，聽她們說話。阿祖一字一句吐出令人難堪的話，她的聲腔高亢，愈說愈急，我聽到祖母的啜泣聲。最後，阿祖回去了，祖母仍是啜泣，我突然感到她孤單又可憐，但我沒有上前安慰，只是跑出去把弟弟妹妹找回來洗澡。晚飯時，祖母沒說什麼，我也沒告訴母親，更沒有告訴父親。

當晚，我寫信給四叔，寫得很簡單。我說，家裡大小都平安，勿掛念，可是鄰居阿明家的阿祖來討地租，祖母沒錢給，阿祖很兇一直罵，把祖母罵哭了，然後結尾要叔叔勿忘盡忠報國。